

# 中国外贸政策调整效果研究

——基于 2005 - 2008 年对日出口产品种类变动的视角\*

李未无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中国对日本出口产品种类变动的视角,从总体和细分部门两个层面,通过将 2002—2008 年中国对日本 HS 九分位上的出口增长分解为出口深度和出口广度,以及计算 Feenstra 出口产品净种类变动指数,深入探讨了近几年中国外贸政策调整的效果。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2005 年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增长源自旧产品种类的贡献在不断减少,而来自新产品种类的贡献在加速增长,外贸调控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从细分部门看,外贸调控政策对机电类等高技术部门出口产品转型升级具有明显效果,对于动物类等初级产品效果较差,对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型和耗能型产品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影响力度不够大,政策作用随时间衰减较快。

**关键词:**外贸政策 出口广度 出口深度 变动指数

**作者简介:**李未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研究员,510006。

**中图分类号:**F7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0)03—0079—06

##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 2004 年 12 月中央提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这一新的外贸发展思路以来,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汇率机制和贸易政策进行一系列重大调整,主要目的是想解决我国出口数量增长过快、出口质量较差的弊端。深入探讨 2005 年以来我国一系列外贸政策调整措施的利弊得失显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目前关于外贸政策调整效果的研究文献不多见。裴长洪(2009)和李健(2009)的文章涉及的出口贸易数据较为宏观,没有深入到各大类产品足够的细分层次(至少九分位以上),主要集中在诸如初级产品、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等分类层面上,且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对比分析各大类出口产品数量、增速及占比的指标变化,没有给出各大类出口产品中新产品和旧产品的详细信息,因此无法分析各大类出口产品基于新产品和旧产品对比的质量变动情况。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出口贸易数量的快速增长,基于对出口增长的可持续性和所获贸易福利的疑问,学者们越发关注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或质量水平的测度问题。樊纲等(2006)利用显示技术附加值方法测度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结果发现在 1995—2003 年间,中国已经从低技术附加值出口为主转变到了以中等技术附加值出口为主的出口贸易结构。杜修立等(2007)利用测度产品

\*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09YJA79005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资助。

技术含量的指标,发现在 1980—2003 年间,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一直没有超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没有实现像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明显提升。Scott (2006) 利用贸易相似度指标考察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发现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和品质偏高。现有测度一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的方法一般都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确定每类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标,第二步是根据各经济体在不同技术含量产品上的出口份额,分析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实施第一步的基本逻辑是,高收入国家出口或生产的产品如果没有高技术含量,其出口或生产就难以支付高的劳动力成本,最后就会被转移到低收入国家出口或生产。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该逻辑似乎不成立,因为低收入国家完全可能出口或生产高技术含量产品,理由是低收入国家(如中国、印度等)拥有的低成本、高素质生产要素完全可能出口或生产高技术含量产品。由此可见,准确测度一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或技术含量仍然是一个难题,已有的直接测度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方法还存在问题,并未获得共识。

Feenstra (1994) 首先探讨了美国进口产品中新的产品种类对需求收入弹性的影响。Feenstra 和 Kee (2003) 专门研究了 34 个国家出口到美国产品的种类问题,结果发现出口产品种类越丰富的国家,生产率也越高。Funke (2001, 2002) 发现一国出口产品种类与该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有着密切联系,出口产品中新产品种类越多,该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一般也越高。Amiti 和 Freund (2008) 发现,1992—2005 年间,中国出口增长主要源于旧产品的数量扩张,新产品的贡献较小。总之,这些文献大都表明出口产品种类与出口产品技术水平存在紧密的联系,从而可以通过分析一国出口产品种类变化间接获得该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演变情况。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很多人都认为出口增长速度降低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实现。但是对于出口产品质量水平或技术含量是否提高,目前存在两种代表性观点。李健 (2009) 认为,从总体上看,近几年外经贸政策的调整并没有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而是给国内出口企业一个较大压力,促使他们积极调整和优化结构,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同时淘汰部分落后产能和产品。裴长洪 (2009) 则认为,近几年外经贸政策调整导致我国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回落,并引起出口贸易结构的若干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价格转移”的结果,并以出口竞争力削弱和出口商品结构高级化停滞为代价,因此没有达到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目的。相反,“十五”期间的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特别是沿海地区和加工贸易出口高速增长状态反倒有助于出口结构的优化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一些学者没有严格区分出口产品竞争力和出口产品质量水平或技术含量,基本上将二者等同看待。许斌 (2008) 认为,出口竞争力是指一国产品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可以源于该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或质量水平的提高,也可源于倾销行为和汇率等其他因素。显然,中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核心目标应该是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水平或技术含量。

因此,评判外贸政策调整的效果关键是弄清楚 2005 年以来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水平或技术含量是否快速提高。然而,到目前为止,如何准确识别一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或技术含量还是一个难题,已有一些测度方法并未获得共识。鉴于 Funke (2001a, 2001b, 2002)、Feenstra (1994, 2004) 和 Hummels (2002) 等文献已证明一国出口产品种类与该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有着密切联系,即出口产品中新产品种类越多,该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一般也越高,我们可根据中国出口产品中新产品种类的逐年变动,间接评判外贸政策调整的效果。例如,中国 2004 和 2008 年机电产品出口增速分别是 42.3% 和 17.3%,表面上看 2008 年相对于 2004 年的增速小很多,但是,如果 2008 年出口增加主要来自新产品,而 2004 年出口增加主要源自旧产品,那么 2008 年机电产品出口质量显然比 2004 年要好。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通过将2002—2008年中国对日本HS九分位上的出口增长分解为出口深度(度量旧的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广度(度量新的出口产品种类),以及计算Feenstra出口产品净种类变动指数,深入探讨近几年来我国外贸政策调整究竟有无效果以及效果有多大,特别是对于不同细分部门的效果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 二、方法和数据

本文主要借鉴Feenstra(1994)、Amiti和Freund(2008)的研究方法,利用两种相互补充的测量新产品种类对出口增长贡献度的方法,结合2002—2008年间HS九分位上中国出口日本的细分产品数据,基于出口产品种类变动视角,深入剖析中国外贸政策调整的效果。

第一种方法是构建Feenstra出口产品净种类变动指数,该指数可以反映新产品种类在出口增长中的重要性。公式(1)中的 $I_t$ 代表 $t$ 期中国出口的产品种类集合, $I_{t-1}$ 代表 $t-1$ 期中国出口的产品种类集合, $I$ 代表 $t$ 期和 $t-1$ 期中国都在出口的产品种类集合,显然 $I \subseteq (I_t \cup I_{t-1})$ 。此外, $i$ 表示出口产品种类集合中第 $i$ 种出口产品; $p_{it}$ 、 $q_{it}$ 和 $V_{it}$ 分别代表第 $i$ 种出口产品在 $t$ 期的价格、出口量和出口额, $V_{it} = p_{it} \times q_{it}$ ;  $V_{t-1i}$ 代表第 $i$ 种出口产品在 $t-1$ 期的出口额。Feenstra出口产品净种类变动指数被定义为 $t-1$ 期 $I$ 集合内全部产品出口额在 $t-1$ 期 $I_{t-1}$ 集合内全部产品出口额的占比与 $t$ 期 $I$ 集合内全部产品出口额在 $t$ 期 $I_t$ 集合内全部产品出口额的占比这两者之比值再减1。

$$\text{Feenstra 出口产品净种类变动指数} = \frac{\frac{\sum_{i \in I} V_{t-1i}}{\sum_{i \in I_{t-1}} V_{t-1i}}}{\frac{\sum_{i \in I} V_{it}}{\sum_{i \in I_t} V_{it}}} - 1 \quad (1)$$

显然,如果从 $t-1$ 期到 $t$ 期出口产品种类没有变动,该指数将为0;如果出口产品种类增加,该指数将大于0。该指数的最大缺陷在于如果出口创造(源于新出口产品种类的出现)等于出口损失(源于旧出口产品种类的消失),指数将无法反映新产品种类对出口增长的相对贡献。对于出口国而言,如果同时存在较大的出口创造和出口损失,该指数可能会低估新产品种类对出口增长的重要性。因此,本文还将利用下面更加细致和准确的分解出口增长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种方法是将从 $t-1$ 期到 $t$ 期的出口增长分解成新的出口产品、消失的出口产品和仍在继续出口的产品等三部分,具体如公式(2)所示。

$$\frac{\sum_{i \in I} V_{it} - \sum_{i \in I} V_{t-1i}}{\sum_{i \in I} V_{t-1i}} = \frac{\sum_{i \in I} V_{it} - \sum_{i \in I} V_{t-1i}}{\sum_{i \in I} V_{t-1i}} + \frac{\sum_{i \in I_t^N} V_{it}}{\sum_{i \in I_t} V_{t-1i}} - \frac{\sum_{i \in I_{t-1}^D} V_{t-1i}}{\sum_{i \in I_t} V_{t-1i}} \quad (2)$$

公式(2)中的 $I_t^N$ 表示 $t$ 期新的出口产品种类集合, $I_{t-1}^D$ 表示在 $t-1$ 期到 $t$ 期间消失的产品种类集合。实证贸易文献把两期都在出口的产品种类的出口增长称为出口深度,即公式(2)中的第一项;把新产品创造率(公式(2)中的第二项)减去旧产品消失率(公式(2)中的第三项)称作出出口广度。

本文研究方法所需出口贸易数据的分位数越细越好,最好是九分位数以上,因为分位数越细,越能更好地找出两期之间新产品和旧产品的变动情况。但是,分位数越细,出口贸易数据就越是难以获取,绝大多数可以公开获取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往往最多给出六分位以下的数据,这种层次上的数据对于本研究而言仍然不够细致。从理论上讲,基于本文研究视角探讨中国外贸政策调整的效果,最好是利用九分位以上的中国全部出口贸易数据。遗憾的是,笔者目前只能获得HS九分位上的中日两国的贸易数据。尽管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中国第二大单个出口目的国,2002—2008年中

国对日本的出口贸易份额平均高达 11%, 仅以中国对日本出口数据展开研究可能会存在以偏概全的缺陷。但是, 正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 本文认为以中日两国作为代表展开分析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 能够带给我国有关中国外贸政策调整效果一些启示。

本文 HS 九分位以上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数据来自日本财务省官方网站, 除第 93 章(武器弹药等)和第 97 章(艺术品等)外, 其余出口产品数据均被采用。为了对比 2005 年前后中国出口产品种类是否存在显著变动, 本文主要利用 2002—2008 年中日两国年度出口产品的相关信息。

###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首先计算总体上 2002—2008 年 Feenstra 出口产品净种类变动指数, 结果见表 1, 可以发现 Feenstra 出口产品净种类变动指数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2005 年以前, 2003 年相对于 2002 年出口产品种类增加, 但是增加量很小, 2004 年相对于 2003 年出口产品种类甚至出现减少。第二, 2005 年以来, Feenstra 出口产品净种类变动指数连续为正数, 且数值相对较高, 表明出口产品种类在不断增加, 越来越多的新产品被出口到日本。第三, 2008 年相对于 2007 年出口产品种类出现减少。鉴于我国 2004 年 12 月提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并在 2005 年不断出台有关汇率机制和对外贸易的一系列重大调整政策, 笔者认为 2005 年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产品种类不断快速增长, 应该与此相关。至于 2008 年相对于 2007 年出口产品种类减少, 主要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导致 2008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出口整体萎缩。由于 Feenstra 出口产品净种类变动指数的固有缺陷, 为了使实证结果更加稳健和精确, 本文还将从另外视角加以论证。

表 1 Feenstra 出口产品净种类变动指数

年份	2002 - 2003	2003 - 2004	2004 - 2005	2005 - 2006	2006 - 2007	2007 - 2008
指数	0.00224	- 0.00198	0.01009	0.03054	0.03449	- 0.00208

本文还计算出总体上 2002—2008 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深度和出口广度指标, 结果见表 2, 可以发现中国对日本的出口深度和出口广度在此期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2005 年以前, 出口深度在增加, 而出口广度在减少。第二, 2005 年以来, 出口深度不断递减, 而出口广度不断递增。第三, 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8 年中国对日出口出现负增长。

表 2 中国对日本的总体出口深度和出口广度

年份	2002 - 2003	2003 - 2004	2004 - 2005	2005 - 2006	2006 - 2007	2007 - 2008
出口深度	0.1261	0.1665	0.1593	0.1155	0.0508	- 0.0118
出口广度	0.0029	0.0012	0.0156	0.0349	0.0362	- 0.0022

结合表 1 可以发现, 这两种方法计算出的结果较为一致, 说明实证分析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因此, 基本上可以推断, 自 2004 年 12 月我国提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以来, 中国对日本出口增长源自旧产品种类的贡献在不断减少, 而来自新产品种类的贡献却在加速增长, 由于新产品一般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较高的附加值, 可以逻辑地推出自 2005 年实施一系列外贸政策调整措施以来, 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确实在不断改善, 调控政策产生了效果, 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下面将在细分部门层面上进一步展开分析。同样根据公式(1)和公式(2), 计算出各细分部门的相关指标, 详见表 3。根据表 3 数据, 本文将外贸政策调整对各细分部门的影响分为三类。

表3 中国对日本的细分部门出口深度、出口广度和 Feenstra 变动指数

年份		2002 - 2003	2003 - 2004	2004 - 2005	2005 - 2006	2006 - 2007	2007 - 2008
动物、植物产品	变动指数	0.0088	- 0.0023	- 0.0009	- 0.0012	- 0.0384	- 0.0004
	出口深度	- 0.0335	0.0887	0.0300	0.0355	- 0.0462	- 0.1719
	出口广度	0.0078	- 0.0023	- 0.0007	- 0.0011	- 0.0445	- 0.0006
食品、饮料、烟草、酒及醋	变动指数	0.0089	- 0.0006	- 0.0005	- 0.0002	- 0.0056	- 0.0006
	出口深度	- 0.0451	0.1867	0.1321	0.1190	0.0410	- 0.2451
	出口广度	0.0083	- 0.0004	- 0.0006	- 0.0001	- 0.0028	- 0.0007
矿产品	变动指数	0.0045	- 0.0048	0.0027	0.1131	- 0.0410	0.00005
	出口深度	0.1458	0.1868	0.0791	- 0.1464	- 0.0018	0.3773
	出口广度	0.0053	- 0.0047	0.0031	0.0964	- 0.0410	0.00007
化学工业	变动指数	0.0080	- 0.0007	0.0046	0.0042	0.0048	0.0015
	出口深度	0.1559	0.2610	0.3942	0.2695	0.2669	0.1153
	出口广度	0.0100	0.0016	0.0074	0.0085	0.0216	0.0018
塑料及橡胶制品	变动指数	0.0001	0.0002	0.0002	0.0151	0.0010	0.0007
	出口深度	0.1532	0.2126	0.2640	- 0.9883	0.1484	0.0327
	出口广度	0.0001	0.0003	0.0003	0.0217	0.0013	0.0007
皮革、木制品	变动指数	- 0.0043	0.0142	- 0.0001	- 0.00008	0.0081	- 0.0014
	出口深度	0.0273	0.0385	1.1183	0.1624	0.0345	- 0.0630
	出口广度	- 0.0040	0.0351	- 0.0001	0.0004	0.0148	- 0.0103
纺织品、鞋帽伞	变动指数	0.0041	- 0.0023	0.00002	0.0003	- 0.0010	- 0.0003
	出口深度	0.0366	0.0466	0.0742	0.1340	0.0330	- 0.0413
	出口广度	0.0043	- 0.0018	0.00004	0.0013	- 0.00005	- 0.0004
矿物材料制品、玻璃、陶瓷	变动指数	0.000003	0.0002	0.00006	- 0.0003	- 0.0019	- 0.00006
	出口深度	0.0194	0.0692	0.1719	0.1762	0.0626	- 0.0271
	出口广度	0.000004	0.0002	0.00009	- 0.00002	- 0.0008	- 0.00006
贱金属及其制品	变动指数	0.0121	0.0026	0.0097	0.0049	- 0.0209	- 0.0090
	出口深度	0.3102	0.4769	0.2527	0.2016	0.1417	0.0760
	出口广度	0.0162	0.0041	0.0133	0.0068	- 0.0184	- 0.0089
机电、运输设备、仪器	变动指数	- 0.0003	- 0.0004	0.0193	0.0661	0.0878	- 0.0029
	出口深度	0.2508	0.2338	0.1809	0.0789	0.0114	0.0079
	出口广度	- 0.00001	0.0004	0.0339	0.0716	0.0919	- 0.0028
杂项制品	变动指数	- 0.00001	- 0.00007	0.0114	- 0.0064	- 0.0197	0.00005
	出口深度	0.0801	0.1182	0.2979	0.2119	0.1771	- 0.1437
	出口广度	- 0.00001	0.0004	0.0147	0.00003	0.0090	0.00004

第一类是效果明显型。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机电类、运输设备类、仪器类和化学工业类产品从2005年开始,不仅 Feenstra 出口产品净种类变动指数为正数(2008年除外)、数值不断加速递增,而且出口深度不断递减,出口广度加速递增。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新产品出口有所减少。由此可见,我国诸项外贸政策调整措施对于这些部门出口产品转型升级、质量提高具有明显效果。由于这些部门本来就属于竞争非常充分的领域,特别是产品的替代性较强,为了在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和出口退税率降低等不利环境下保持竞争力,这些部门的出口企业变压力为动力,通过加大研发力度、不断开发新产品来抵消不利的政策冲击。

第二类是效果较差型。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动物类、植物类、食品饮料类、烟草类、酒及醋类、矿物材料制品类、玻璃和陶瓷类产品出口广度不断递减,且为负数,这表明这些类型产品的出口增长主要靠旧产品,新产品出口逐年萎缩,这是非常值得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这也表明2005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促进外贸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对于这些类型产品几乎没有什么积极影响。原因可能是这些产品大多为生活必需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其影响较小,且不属于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主要实施对象。但是,这些部门新产品出口逐年萎缩的现象,还是需要加以关注和重视的,毕竟这些部门涉及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问题。

第三类是效果一般型。既包括各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皮革、木制品、纺织品、鞋帽伞等,也涉及诸如矿产品和贱金属及其制品等资源型和耗能型产品。这类产品的出口广度在2004年以后也出现了递增,但是大多递增幅度较小,特别是递增时间持续性较差,没能在2005—2008年一直表现为正的出口广度。这表明外贸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影响力度还不够大,政策作用随时间衰减较快。究其原因主要是这类产品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大都具有较强的盯市能力,出口企业在面临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冲击时,往往可以通过降低价格来保持出口竞争力。当然,如果不利冲击影响较强,持续时间较长,导致企业利润下滑较大,也会激励一部分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努力开发附加值较高的新产品。

#### 四、小 结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自2004年12月提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增长源自旧产品种类的贡献在不断减少,而来自新产品种类的贡献在加速增长,由于新产品一般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较高的附加值,本文逻辑地推出自2005年实施多项外贸调整政策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确实在不断改善,一系列外贸调控措施产生了效果,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冲击。鉴于这场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未来全球经济将面临重新平衡的巨大压力,我国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都将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实施稳住阵脚的短期政策措施,还应继续推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努力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粗放型出口增长模式。由此可见,准确评价近几年一系列外经贸政策调整措施的效果,特别是对不同细分部门的差异性影响,对于正确应对目前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兼顾对外贸易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制定和评估外贸政策,实现我国贸易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主要参考文献:

1. 樊纲、关志雄、姚枝仲:《国际贸易结构分析:贸易品的技术分布》,《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
2. 李健:《以转变增长方式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国际贸易》2009年第1期。
3. 裴长洪:《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出口结构变化分析:2006—2008》,《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
4. Feenstra Robert C., New Product Varietie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1994, pp. 157 - 177.
5. Feenstra Robert C. and Hiau Looi Kee, Export Variety and Country Productiv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Working Paper, No. 56, 2004.
6. Funke, Michael and Ralf Ruhwedel, Export Variety and Export Perform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OECD Countries. *Weltwirtschaftliche Archiv*, 138, 2002, pp. 97 - 114.
7. Mary Amiti and Caroline Freund, An Anatomy of China's Export Growth. NBER Conference Paper, 2008.

责任编辑:原 宏